



國

風 衛 王 鄭

毛詩

箋

疏

辨

異

第

三

冊

毛詩箋疏輯異卷五

三

國

毛詩箋疏輯異卷五 壬辰元旦

歷城李世勳



國風 衛

淇奥

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修德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疏賓之禮造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嘗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文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函或平未可知也。案序云修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此是始入周為卿士。与留衣美鄭武公信桓公為司徒。意同。若平王之世則是再入周朝為先世之舊臣。不若之修諫有禮故能入相矣。嚴傳曰。武詩

二鄰柏舟在初年為宣漸俱與立入相後為出是也何氏古義按徐
幹中論苦澗武今年過九十猶夙夜不忘丑列刊道又作折符以自儆也漸人稱
其德為賦其真以此符作於折符之後為平王詩陳疏胡後安
皆從之非是

元耳瑋瑋會并九星信并皮并所以會換裝云會信并之繼
中併之玉瑋之而靈狀似星也星此裝據周禮以駁信也夏官
并師王之皮并會五采玉瑋象邛玉并邛信會讀為大會之
會之繼中也瑋瑋信其素之素之結也皮并之繼中每貫結五
采玉十二以為飾信之素詩之會并九星又曰其并伊其素是也彼
注礼中引此符瑋毛傳云其說不合故按以駁之今以周礼考之彼
注誤也并師信之故書會作輪邛又農之讀為馬會之會信以五采

束髮也士表禮曰檜用組乃并檜讀与輪同書之異耳說只
組束髮乃若并信之檜師國人信及所為輪瑋讀為其素車
較之素是也邛讀會五采為句其玉瑋之文与下象邛玉并
共為三事段玉裁謂用玉為瑋是也古者以玉作冠故左傳云玉為
瑗并史記稱陳平為冠玉但其制不以檜信考之若為玉而之瑗
華字而信之瑗蓋美石士之服也士禮礼主人骨并是瑗華字
骨并之飾也由此推之則下字瑗與大夫服瑗英人君之服皆以美
石飾并及天子玉瑋之制故说文瑋并飾也冒玉也云從之者以
諸并多有之云冒者以用玉加冠上即若扁尚之之義故則玉之飾
并皆每并各飾一玉也服一并之繼中有多玉為之飾以夫邛之五
采玉十二以為飾者蓋差差五采之玉為說耳此先考此注以會五

采玉与剑上文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也若以皆五采
为白玉十有二自为一句说二冕十二琫每琫一玉故十二也不故或可说
一冕之上用玉二百八十八其重是也能举于冕并惟一玉而云是星
若重充耳之之充耳之若以统于并上杜注左传统冠之垂
若鲁语事也统所以统于并者是也统于冠下垂
若耳故并并言诸侯之冕有五珎玉并之文以珎为冠体也
珎珎于冠下璿珎于冠上左右辉映故云是夫胡以珎曰是星
若以五采束縹而加并文縹为星也陈奂曰象并玉并首饰光
辉是也然也非非传云并及并去非在王制所服之所以合縹者
以束縹而加并故经之合并非非惟皮并可合縹依并不可也故
王裁其似涉及传以援说文藉首梳之可合縹若引诗藉

弁以星与周礼故书合縹毛传告作藉所以合縹为许所本
斯不於矣说文以藉为合縹之物盖斤象并也此传及并所以合
縹是束縹之義与先郑说同不以此象并之藉也且藉以为合縹
书雅作藉先郑说云束縹其義正与毛同不以此其言偶合强为牵引
之物别与并为一而云藉并及星为不词矣许说盖本三家与毛不同

段氏乃以毛传作藉三家有作合者殊误段又一统云传告云合若
所以合縹并及并字人删去合若二字并倒置其文耳与前述其缘在于
说文之我故为改改传以就彼说胡陈马王诸家皆从之非是
此金在锡此重名登侍金锡鍊而精主登性有所管管云主登心琢
磨四者其道其莹而成也某等兼服也金锡鍊而精之德之盛
主登性有所管之质之美即者兼侍管管美德盛之兼侍管管之共
撞此与首字切磋琢磨之意故以此主登但之性有所管耳不取其

琢磨也其等之說則主聲為後出而金錫又与切磋不相應殊失
傳旨

寬字綽字務重較字信寬能寬眾綽後也重較仰士之車等
之綽字似在施舍案等身也後自是美德長昔身不競不保信之綽也下信之寬後知

大雅別載灑不為虐夫是此寬綽正對下為虐之之只是不自
切蹙急之意等亦於与能寬眾為對故似在施舍於与下句不

屬矣信等俱不擇務字竊信務者作信今作務者皆首字而誤信此重較之車是此本也作信又与此云務重較字別寫者此等

侯耳此則唐初本皆作信不誤其後易吹故信等皆不好耳是
本作務則与首字務之字同信等則之字不釋其南山信云務

長也等之務信也彼俱有吹之可漢城氏經我難記於唐人雖多

引作人旁要末美從大者尤位而有微非是
考驟

序不能從先之業使賢者退而宗靈等宗終也某等義
非建宗對建而之宗靈於潤阿也末等信等所告信印宗靈之義

矣
考驟在潤碩人之寬信考成驟某也等之碩大也有宗靈成某在

於此潤者形貌大人而寬信有虛之之色某等義新也碩人之寬
正是樂之云王蕭之宗靈山潤之潤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

博之德是也等不之德而之形貌何以見為賢乎
昭寐寤之永夫并後等之在潤昭寐覺而指之長自於以不忘

君之惡志在宗靈故其某此等誤也序之刺莊以信自美賢者

差有賢此而使之家處其不能用賢不必每季有刺莊公之
讓也等徒於序文故云不忘君忘於季云不後入君之朝之季之不後
告君以善道是也此不後於君情之見於其面孟子所謂小丈夫者
也豈得為賢乎末季信云無所告君也即將樂之義舉後以明此
未季信云不忘此樂是也此若此天下之樂無有過於此者也皆就
所樂之王肅說有季云將之先王之遺長自於不致忘也美君子執德
宏位區萬也是矣說款所以詠志長以道自禁不敢過美恐信去未
終

碩人

碩人其碩永錦駘衣信使長貌錦文也夫人德盛而尊特則
錦衣加裝襜褕裝之碩古也于莊姜儀表長麗俊好服衣裝禪

也國君夫人雅衣而撮合衣錦者生塗之所服也為之以禪衣為其女
之大若某此等據禮記以駘信也中庸詩曰衣錦尚絅其文之著
也每信禪為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衣之為其女季露見似小人也
故此等之說今以信傳考之彼詩之為絅非此經之駘衣中庸信是此等以
非也如若玉藻云縵為繭緇為袍禪為絅帛為襦細縞謂衣與袍謂並列
是凡禪衣皆謂之絅衣錦為絅蓋其禮服之製也考縞謂禮節也
云禱者免上不見禱衣凡嘗感神共以充美為教非感神者以見美
為教禮為相愛也賈疏云彼令冬有裘視身禪衫又有襦袴襦
袴之上者裘之上者禱衣禱衣之上又有上服言見禱衣若謂袒於前
上服見禱衣也然則為絅即禱衣之上又有上服矣玉藻云裘之禱也
見美也服之製也充美也節信免於虛後也然則惡文之若即所謂

元美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飾以緇之於別衣飾者緇正也

人君始賜衣又於賜衣之上加上服為褻衣緇由右向褻者掩

中其美使不見收由是其美者由是禮所以引行禮褻衣之服破

以多伴為致不同有惡其美者之禮侍者裝衣為裝褻衣未侍者

女次化衣德耕之禮字因是士妻嫁時有褻也方之之教膝江雁

之同語之褻齊魯之語也耕之與禘同物異名東山篇祝其

禘傳之擇人之禘禮之禘亦非同則禘之禘是軍士之妻有褻也此

禘與之妻物禘禘亦加裝褻故之德盛而子矣接此禘文則亦同者

表大祀曰後亦不禘其近數數人君賜褻衣之禮裝衣者擇人嫁時之服是中肩所引之禘此經

及中篇之文也及矣必接彼經此若用三家改毛字也鄭注玉藻

引行作衣飾細衣裳細裳與到女借同蓋魯詩也故裝行仍之終引嫁服以禮褻衣之

書引可接人君賜褻之服以指此經之嫁服則不可也說文林部引詩作

裝衣部引詩作裝衣於糸部細下更不引詩以細與裝裝字異也今

皆注細裝字同正緣不以改字之倒耳段注說文知裝有糸氣也而仍引中肩之文以

為汗部略同陳氏傳統於此身之誤有四粒明破而不云禘禮之文也

服則所注不勝他君之久者也經以衣飾與裝衣對文則衣者讀為

字中篇裝飾裝裳衣裳封華是其從經文衣飾於既反有

新言去毛義矣

既于農部結農部近部等之說當作禘禮春秋之禘讀皆宜同

衣服曰禘今俗語如此之莊姜招來更正衣服于南近部某此矣

為幣也史記吳王傳傳元天下幣其信曰幣錢也平年準其來信

注為泉人所共曉故毛公舉以釋經之布

注在錢為錢者詩云控布留坐故治之傳也易林曰以鐵易坐控布

自操以不為錢與新臣禮之說合

存者說康樂肉年

何見者時說也是司農亦不主其說特廣異同耳

與幣一也錢生果兼用故安之幣者所以買賣物也

禮之申矣疏於前義無不推也

為布帛之布殊不亦好矣終別是以布也

將子無悲秋以為期信將也

子無悲秋以子為期某此爻由誤其仲春嫁娶之說也

不容強為之說

實為此爻張本

時而女不從之故也秋以為期免秋非嫁時也

不見復與泣涕漣漣之信之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爻之用心乎

者怨必深某爻義非也信以經今注涕淚之皆取家婦人喜悲

之情極有序

其為反正張本

其為反正張本

亦卜尔筮迨无咎之信龜曰卜著曰筮迨北卦之說

閼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室家矣

其言其皆吉又後定之某爻義非也

其言其皆吉又後定之某爻義非也

其言其皆吉又後定之某爻義非也

其言其皆吉又後定之某爻義非也

其言其皆吉又後定之某爻義非也

君子擇人目其
夫之通稱信
意蓋蓋末
幸提有言之

来同士考禮待期因有主人存節位至人存者陽倡陰和期日
一且由夫家来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之若往存即告之是婦
禮必卜也此禮存誘之事不必及禮也禮言之是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蓋方禮待期夫之在也至者凡上皆先蓋也改佛範也禮往來從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此尔卜尔遂律律卜之卜下車未聘禮也期日之良之從之而志存其事也

禮之未及其葉沃于嗟鳩兮無食葉其甚于嗟女兮無士
既付采女功之所起鳩鶴鳩也食葉其甚過則破而傷其性女与士
既別傷礼義義之来也末落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
刺此擇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詐時食甚彩女之嫁不禮既

非禮之采葉此等之誤有二徑之采葉落者以有顏色之盛取
所序所之華落色表是也下句以鳩之食甚者為夏時吳為
仲秋誤一采葉此是記時則鳩食采甚不日為夜之而仲秋實無
甚乃可鳩以詐時食甚以食甚而能食者誤之上等以車未聘適

為問答之詞則此時女若未從後問其事自告祕密賢者何由刺而戒
之謹之要其致誤之由提保以附車惟家為相往夫家之事此在
其前不容先而可嗟自故橫生別解矣毛以上言車未聘

適正是相往而去此下皆自悔之詞也云采女功之所起若明取采未
後以色未表之我以女功所起故不取後本也云女与士既別傷禮義
者以自悔若悔其傷禮義自非悔其違禮也此等違禮其未表

四五兩章乃序其見困之事自時既集車悔事也下言悔不能善其終得素德也

个逢其年以表也

乘之而矣其美而順自我阻尔三歲食貧洪水湯之則車惟蒙
仿惟蒙擇人之車也蒙之乘之而矣其時季秋也復因以此時
車未迎已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已三歲貧矣
言此者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惟蒙童蒙也我乃復深水至
則車童蒙之程冒此難而往又明已之心於女某此蒙之失亦有二自
我阻尔明是追迷之詞蒙以為自是往之女家語意不順也下年
三歲為掃占此三歲食貧正同皆語語擇人相往且之年也蒙
語夫已三歲貧二也語之惟蒙擇人之車即士禮之所擇車
上之有祿是也占前以尔車未為一時事復之此若述其相往
而來之事見其不爽約也蒙以為此時相冒難而往三也其以乘而

為記時失与上章同疏引王肅之言其色黃而改墜也擇人不慎其
行至於色表無不自記我往之女家從葉而色表以乘三歲食貧
矣貧者之食飢而不充喻不行志也王以三歲為色表後之年与往
自我阻尔之文不合又以食貧者不行志亦以毛義谷風之者有怨有
鞠及尔類度与此食貧之意同皆述其患難共其之門

三歲為掃麻室其美矣美之麻也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掃事見
困苦兼義我非也無居室之勞已不以居室之車為世力亦上食貧
中六之別無居室之勞勞則事用碩碩上表美下句風與夜寐麻有相夫
明已其美也任文自明也與言与往正相反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等之之我也遂於久也我既久矣語三歲之後見
遇深淺乃至見酷暴暴等義以也之此相約之之遂在遂志之

遂之者者相約之之既之遂矣乃今至于暴夫共谷風篇既生既
有以予于妻之因

兄弟不知也其發矣發之兄弟生家不知我之見皓景其其知
之則也之發我其發我其也不知者不知其行也其行也
有與或耳下句自掉矣之惟已之也發也不知也皓景而
以是其志之作務法殊失經旨

及未借老之使我怨發之我與女俱至于老之手女及借我使我怨
也疏也及尔借老男子之詞故發也之及借我明及尔借老男子之

之也某此疏誤也下發者不發及其前之自指也折言旦之言不
此也此經亦我其也皆婦人之言發我其不誤

淇則有岸阻則有浮信涉阻也發之洋讀為昧之涯也之淇与阻

皆有屋以存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之意者其所拘若某發其以
也此皆婦人之所歸也屋以存設障為淇阻之水所歸婦人見棄無
所依託者淇阻之不水也

結角之宴之發其自安之任也言二之任角結髮也晏之和柔也任也
且之也發之我為童女未笄結髮宴也之時女与我言發也然而

和柔我其其任相也且之也其怒恻款誠某等我其也任訓
任角為結髮則此任不指及閑之也禮記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拂髦

搖角却位搖角收髮結之是搖角也刺也通稱收角曰之搖角
非也明男子之搖角也此任任角之宴之宴尔新發也同則之也男

女之之也蘇武詩傳發為夫妻矣此是為發之後閑所可也
發乎錢律之田間詩學於是改適之得見棄後夫轉進念其故

夫結髮之情雖似創始實本古義其既不可易矣若言所陳抱
布來謀涉淇送遠非擇男弱女之所能為故好者多以為終合以
摠角指故夫明是為家其年長非惑誘之年而亦相物一也
四章云三歲食貧五章云三歲為婦是得正賦家才三歲耳
而此章云老使我然三歲之後便即衰老其來時非摠角可知
故箋以三歲食貧為夫家已三歲貧王肅又謂乞食後三歲食貧
皆破此摠角之文也今以摠角指故夫則前後文我自順是也
煩曲說之也序云或乃因而自悔表其配耦舊以配耦指復閨此
釋人方為復閨所棄非背復閨而他適何哉悔之言今以摠角指
故夫則配耦正謂此結髮之夫緣為他人所誘故以表棄為悔矣三
也二章信之云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舊以君子指復閨信誼

不可通今以摠角指故夫乃云信之君子已至此摠角之見其於復
閨者有一心必不能忘情於故夫故後曰能自悔矣四也釋刑晏曰
悔棄武也節位傷見絕棄恨士失也五章箋說於恨人之失其序
自悔左矣今以摠角指故夫則詩正之婦人自悔與爾雅義合五
也此可據以訂向來解者之誤矣胡俊箋談錢說為支離蓋未
之思耳

不思其反之是不思之已為卦箋之反復也今若而使我然者不念復
其前言之已為卦說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詞案箋義非也此述擇
人自怨之詞也承上之結髮之夫初時之愛信摠角此我乃不思復
其前之而為他人所誘是自治伊感也我既反其前之不思將
為何計終此身其言矣悔不可追之詞序云美及正刺淫佚者謂

此也為愛之說純是怨懟後闕之語與自悔言無涉又何反正可
美之有宜呂記將序語為整也

竹竿

籊之竹竿以釣于淇付與也籊之長而殺也釣以得魚為得人待禮
以成者宜家果釣以得魚治釣者必以竹竿而得魚也與者釣於此
而得魚於彼必待長而殺之竹竿以相接及於生於漸而接於異國者
待秋之終之禮而後成也釣得竹竿雖遠可致接若不得禮雖近
於遠故下句之遠莫致之矣疏之矣得魚乃成者善釣以與者為禮
乃成者字家非是

芄蘭

序刺惠公也驕而多禮大夫刺之芄惠公以弟童即位自詔有才能

而驕悖於大臣但智威儀不知為政之禮芄莠新服也經之能不我
志是不致驕悖也經之宜字遂字垂帶悖字是智於禮儀也才字是
常也此以刺惠公不致驕悖而多禮未新服也經皆為刺惠公故
此與來求而求也

芄蘭之支信與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芄之芄蘭菓
弱恒莠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若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
其政業莠莠也此詩大夫作也大夫刺君乃之當任大臣不植於自
謀也但言芄蘭之支不弱言已於言外見之至有所依緣則起非
任所有矣信之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者探下文為說也終不我志
是柔潤也宜字遂字垂帶悖字是溫良也
雅則佩觿能不我志付不自詔無以驕悖人也芄莠幼穉之君雅

佩觿共其才能安且不知我眾臣之所知者也惠公自詔有才能而
歸揚所以見刺某等義也我三君也德能佩觿者之能說范備
文蕭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鞶詩之芄蘭之支童
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彼魯說以能治煩能射御者能義与毛曰
下能多能射御則帶鞶可從經云羞之雖則佩成人之佩正法
煩決亂之能雖若曰我與所知也經言人君者如此故曰能不知能
惠公不能以此故曰不自詔無以歸揚人也傳例不必順經為說也
以為我眾臣殊失風人之自信義雖有同其能為才能初無
異說王氏詩述周制為別能治能若讀為而字童雖佩觿而實
不與我相若雖則之文正与能字相應古字多借為而與毛前此不
合諸家皆從之誤矣

容考遂号垂業性号侍容儀可親佩玉遂之於垂其紳業性之於
有弁度等之容之刀也遂瑞也之惠公佩容刀与瑞及垂紳業之六
則性之於行心有弁度於其德不稱服某等義也公劉鞞璋容
刀侍容刀之有武事也瞻彼汝矣鞞璋有珌侍鞞容刀鞞也彼皆
言武事故有容刀之佩此言采潤温良不更更以武事為之且言容
而不言但
刀之治之容某未聞大東箱佩璫侍璫瑞也此經作遂与彼不同
義以
鞞以遂为璫是政字
鄭云之於若以就其德不稱服之說耳
不知詩刺無德服刺無德也禮者中容遂垂業亦有弁度是已
侍容儀可觀三句皆言人君者以此不言之者若其家上侍者采潤温良
之文也
耳某考惠公潛殺二兄逐距王命其大性傲很可知此時又方為童
子但使行心有弁度已為有禮矣何暇更以禮之精微乎昭五年

但云所以強世中手括其其主^皆為極則苦舉極^{不容彈也}在^之馬
瑞石讀孔疏為誤是也但其說以毛前句^則誤更甚矣

河廣

序宗憲公母^于淑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曰}宗桓公夫人南文公
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宗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案
箋義非也此詩之作蓋在狄人滅衛之前也^因二年左傳狄人伐衛
及狄人戰于菜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杜注此菜澤當在河北是
蓋衛都朝歌城及狄人戰于河北及敗而後河唐曹乃在河南也
任之雅語河廣一第航之^所便後河乃至宋則詩作於未敗之前
審^胡夫未敗之前則當宗桓公之世序之宋襄公母若此宗桓夫人見出
不得悉於其夫故索諸其^子也^且且^歸于淑者婦

宗也^美當^之襄公之世則子之云出母之^道序之宋襄公母^于淑明據
桓公之世言之矣^說說^是宗襄公為太子傳于桓公曰詩使目夷之旨
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甚終立則不可以往彼之兼魚母
^也是^也此^也序之可對觀^之故傳曰河廣之詩作于淑未遷之前時宗桓
^是是^也文公詩^之篇^之宗^之會^也
生^之襄^之公^之方^之為^之世^之子^之南^之戴^之文^之俱^之未^之立^之也^其其^說不^亦易^矣矣^注注^于于^序序^宗宗
襄公^之文^之公^之作^之於^之襄^之公^之位^之之後^孔孔^疏疏^遂遂^以以^任任^之河^之廣^為為^彼彼^有有^後後^何何
者^之詞^之以^之實^之後^何後^夫夫^胡胡^侯侯^箋箋^解解^之甚^詳詳^陳陳^伯伯^統統^以以^載載^馳馳^四四^時時
作^之任^之二^年年^皆皆^望望^宗宗^人人^叔叔^淑淑^之詞^其其^序序^思思^而而^不不^止止^我我^不不^合合^非非^是是

仙考

序判時也言君各行殺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箋^宣宣^公公^之時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邾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箋箋^義義^也

春秋桓五年 齊人敗魯軍于長勺 其時一戰而獲 齊人復

不宜言過時不及且齊在西北而經云自伯之東不得楚合以夫今

以序考之此亦由公詩也序於芄園之刺惠公於木瓜之狄人之敗河

廣伯考有狐三篇在其間此皆惠公詩也惠公從王征伐其事年

考必於春秋求之其華中單伯之會至十三年會于此古以平

宋亂十四年經書夏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邾侯

邾伯于野十五年又書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野杜注野地今東阿野城也齊桓仲翬業率率宋

克宋人服從歸功未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是後也自夏

歷冬踰年也春秋序曰過時野城今山東之昌府濮州東二十里

舊城集地也建邑其地在邾都之東與經自伯之東之文合

野之會王不親行而云為王前驅者單伯天子所也天子之所會諸侯

以平宋亂必以王命將事自野此從後者蓋為單伯前驅而通

稱曰王命將事我王事之麻監夫不名王親行也孔疏據鄭說

與自伯之東不合乃為之說之野在邾之西南而之東者時蔡邕陳

三國注云伐邾則兵至邾邾乃東行伐邾也後儒病其國或注周

室東遷天下稱為東周之東者邾之國或注其妻從化於周故云自

伯之東說金支推率從邾其葬必正於此

伯考竭考邾之築考皆伯州伯也竭考或說築特立也魯之伯者君子

字也築英傑之賢也魯公義我北也特之伯州伯也者以此伯指

魯公也魯公之責也伯者也魯公之責不為伯而國其伯也魯公者

魯公也魯公之責也伯者也魯公之責不為伯而國其伯也魯公者

魯公也魯公之責也伯者也魯公之責不為伯而國其伯也魯公者

魯公也魯公之責也伯者也魯公之責不為伯而國其伯也魯公者

不後出美於州伯是諸侯之長而之邦之樂考若之於諸邦之中能
禁於特立也且多誤以伯考与下伯也同自說則是執受之踐後再自還以邦之英傑目
之近於考也矣與路中毛詩州伯是州里之伯引內州史家諸州伯州伯命
藏諸州府為從其說侯也擇人自其君子不應以官稱之美其死說
則篇中自伯之東於之通伯侯稱之稱之皆目其官矣詩中恐無
此也

伯也執是為王前驅傳是長丈二兩之刃美之兵車六等軫也戈也
人也是也車戟也首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某箋據從王伐郟也說
故舉兵車之制其實從之執受不也兵車之所建也侯人篇彼
侯人考何戈与役傳之侯人道跡送侯侯者禮受也此執是無何役正
同蓋之侯人之等耳郵之會既在東地漸之侯人當掌其近運之

事之不前驅者輕之而道子不必車而後有之也胡亦供據周禮曰
戈盾祭祀按旅賁受及說文是下之旅賁以先驅禮此詩所之亦旅
賁也亦未始旅賁也氏王期也職不應以列國之從後者輕之充其
官故上級祭祀之禮非會同非棧之制也

鄭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美之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又人心
嗜於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思思以甘首疾棄也美之佛不果盡以
口之於味喻心之於思也釋傳厭足之美也疏引左傳傳受而甘心焉
語如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胡俊箋識其誤是也毛以厭
為每自考其死說

焉得後章言格之背傳後章令人忘其反背北堂也美之憂以生
疾恐將危身以忘之疏後訓為忘非章名故傳奉其去之寫以復

草说以由令人善忘夏之草本说该为草名某此疏非也履仲
曰毛氏曰该草令人忘夏是有其物也按本草有萱草之令人
好歡樂与夏愁非在善生论之合款蜀忽萱草忘夏愚智
所共知也该草又作葭萱说文作葭或作葭该皆从草别为草
名多转矣足订孔疏之误。阮氏按勘记云此俗书作该草令人善
忘故葭之夏以生疾恐将危身以忘之体不之夏葭以夏中七也
该之夏别生疾危身人所共晓何烦更葭乎释文善忘亡向及是
释文本不误也某阮说非也葭之夏以生疾正承该忘之夏为阮是
该本无夏字别葭者云以忘夏不直先出夏字判凡葭之中
传疑然玉释文本无夏字盖陆氏与孔本不同耳未可按为定
说也说文葭令人忘夏之草也引竹书得葭草文遂李注引释

待焉得该草一薛君曰该草忘夏也彼据三家之说是援由忘
夏自葭其说甚古毛氏正堂作忘夏为是释文本非也诸家皆
从阮说误矣

有私

心之夏未之字各家信之字之字家者在下曰蒙所以阮也蒙云
之子生子也时得人丧其妃耦寡而夏生子与蒙与方作蒙者
以与为字家某蒙我非也信之字之字家者以通男女之在信
申端曰男有字女有家孟子曰男子生而彰为有室女子生而彰
为有家是字家之我也云在下曰蒙所以阮也者以衣裳相配
喻男女相耦但蒙之配阮说以其书故先之在下曰蒙不取在下为
蒙也概下字传皆提阮男女可见蒙说以得人丧其妃耦所以之

招男子未信因之遂有寡婦於稼歸夫之說矣又或以其家為
在彼其屬傳屬保之屬之旁某此傳之能育苦業傳同彼傳云

以不涉水為屬保由常以上也此亦雅義因合傳將若且水遇水保則有保則指朱

男事上保亦有以不涉水為保將朱事上自清也彼以水保保則有保則指朱

說中補維之其是也水深及常則無可涉在之需而往之至彼其屬也

者与下系其側為五文此其保屬為保之側下之其側以保屬之

或據廣雅陸屋屬方也此亦旁之右故訓為方說引或據吳記下屬將軍

漢書作下殿說屬字與之借字說文灑水流也胡說或從說文

殿石澗水之砥相近陳矣保緣不悟傳之旁二字蓋想下其側為說

保水其旁之岸亦名曰屬以王安石居近危曰原之說為是蓋得毛

其子無常傳書所以申束衣某此傳以衣便者常為之束有男女便

有禮而後成也細德信之男女待禮而成其於新婦待人事而後束

也其兼以同原之圍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以男女便者多昏之禮

夫之遠矣

木瓜

序制國有姓人之敗出處于傳齊桓公叔而訂之遠之車馬忌服焉

制人思之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此文公詩也序曰齊桓公叔而訂之

雅並載出處于傳雅並載安以文公為主故序信之云云方中序同國二年左傳文公為衛之魯患

也先適齊取敗宋桓公連諸侯又云齊侯使公子之新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是文公故序有為外接故桓公使人成則序傳

序傳齊桓公叔而訂之遠之車馬忌服焉知其事甚明

為調停之說以左傳歸公乘馬之等為遠戴公國信桓公與之

馬三百為遠文公以事分房之公誤甚

末季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芑直之禮行義之以果實相遠者必芑

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柔義此也云於木瓜見芑直之禮行

者注於此詩見之非指木瓜之物也任之木瓜木瓜李味比喻之

那實有以果實相遠之事其序以芑直指果實言之且傳引孔

子之言心見齊桓曰霜葉雅盛不危滿人言明芑直禮行者也

以芑直行於齊必指於也以芑直明芑直禮行者也

是齊桓以物人序所言之傳車馬黑服之事國信左傳均著其

事人所共知至若孔子謹訪而後見之於身必云云者因序美齊桓

公之文而後也以序之義付不吝有調劑之意孔子曰且注芑

直之禮行以成陽自美芑直行語則是美齊桓能行

禮於諸侯故以木瓜桃李為芑直日禮行之實事殊不知序之

美付自寓調劑其義實相成也漸既而後存國人思其報

齊德感激之情實謂於其表故序按其實夫美於天地之生物也

聖行內施也物儀於序之既也出作入且希力何有且序曰

王者或降之也致之而不然利之而不庸或曰道善而不知為之者夫
亦有且報者乎今商人且報者桓而且美其詞曰瓊瓊瑤瑤
玼孔子以爲此報術也報者事未報忘人之報也
時雖事下使人非議者不能毛公親以爲是之傳也此屬東漢特
補見聖人福利之意一以注言亦有若也何害其為美詩乎
所以樂者相報術也傳例凡非詩方之所在而於詩有者明若
皆繫於爲末宋致之教成之祭小并引孟子之云此與此同

莊二十六年左傳齊伐衛戰敗衛師趙之至命一取昭而遠是六苞

直禮行之傳

毛詩箋疏雜異卷六 二月留

歷城李汝功撰

國風

秦雜

悠之蒼天此何人卦侍悠之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愛廣闊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按
遠視之蒼天之於則稱蒼天象之遠乎蒼天仰翹以冥冥已言也此止
國之君何等入卦疾之甚某象新也此不知我者也
皇東道以國荒廢王於宗廟宮室爲未乘此國周之臣子所
宜憂其憤乃有不知我之憂者故呼蒼天而稱之曰此何人卦蓋謂
此何非周之臣子故何其憂情也國有祀且不知我者謂我志願

彼人是也子曰何其信之夫人語我於何者乎明彼人語不知我者也彼
亦不知我者而之彼人此亦不知我者而之何人語之曰同矣此
止圍之君之彼等以彼人作君其謹之同。疏申毛云以經傳之天其辨
不一故因答天而托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某疏說也傳為
全徑稱天者皆曰稱皇天稱昊天者正謂詩中所稱非泛指經傳之天
者也此毛公自為解經之說也他傳引成文者不同陸佃曰詩於鳥遠
難訴每稱昊天若伯之於此若人黃鳥之賦我良人皆是也是明傳
意由此推之則若而君之若此皇天若及皇天之類元氣廣
去若若昊天不弔瞻卬昊天之類而若正小是台是之是天皆仁懷因
下之義也小明信南山文之之上皆自上海卷之也傳正以詩人之稱天
亦有反義若此此乃經之托經傳不心疏多至爾雅若若昊天若西吳
矣却駁評說皆實屬強牽未可從

君子于役

易何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卦等之君子易何也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
當來至卦里之甚某等身也曷至卦白告与下雞棲于塹三面
運積蓋以居者而進計行者之所至以白香山詩所記計程今日到某
州者也曷至之句即序行役之期度為至卦四句即序思其危
難以風有經序某裁曷至卦白屬上則并羊牛下來以上皆之年期
度不見危難之義矣

雞棲于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第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
下牧地而東之畜產出入為使有期序五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某等

其说良是然以案官敬房中之案在间敬之终之後是在堂上不在房中明矣

又漢書禮樂志有房中祠祭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

秦名曰專人凡樂之其所生禮不忘本為祖案林之考也故房中樂

其考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樂器官更名曰房中樂

房中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是也房中樂隨代易此不因

中得名可也。疏斯干箋之宗廟及既寢將以酌盥則天子既寢有

五室各在左右房夫之既寢房中可用男子若此既寢之樂既寢

之下小寢之內作之此於正寢作也下等之既使從之於正寢之位以

蓋之不以不在既寢也

困學紀聞魏德
樂記安世歌神
末蓋重亦受歌
福多有二南風
化天下之言記房
中為后祀之樂恐
失其意是教時
已終前說為不
矣

教儀樂舞樂之鍾磬等位並樂房中之樂所經陰也然則前云蓋之位

月律為之律下等樂舞亦為樂舞也律人分等之樂舞亦為樂舞也

其樂只且美之君子禮記通記不刊其且樂此而已案部刊以此云

其且樂此者擇且之女也於其樂且且而指其且且案此律之不

詞矣又於風以區且且美之所以美者此也刊以此而向而不為且作

訓是以且為律刊也兩且且同而刊異母亦自亮其例子擇文於前

為云且且子修及柱此且且子修及又作且七也及蓋世之恪守節義

此

右招我由教等之以使我從之於前蓋之位案律不釋教字釋文云

教也五乃及善月信史胡承珙曰陸氏詩音義凡信等並舉或並

引他說去則若毛云前云之類其有單舉一義不若某云者多係

故初傳文此教游也特予所引毛傳後來多奉皆脫疑存之是也
也嘗按以塔補傳將教者游者以招我相教游序序全身遠
害之云莫必於上章一例也自成別解

揚之水

序不極其或而遠屯成于母家國人思思焉等然序王恩厚不行於成
而久在屯成不曰歸思其鄉里之愛者言國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
成焉業業義也然者然後使之不約中高是也思者思周遠而不得
末二句是也之國人者極諸侯之人之思思故別之正見序王政令存於諸
侯矣往成者天子之尊下同是也一國之事皆不存也侯國也且無此序之所
為風也車牽白華序之國人者極其詩為請列國所作故別之正見
此王政令被於天下諸侯人皆有風刺非僅我周且及諸國此序王
三句以為雅也故吟序風雅之別而後之序之國人雅同而其義回殊矣

終鮮不以初言之意也
揚之水不流東以新詩與也揚激揚也義之激揚之水至過迅而不能

流福東新與者喻序王政教煩急而思厚之令不行於下成業業
義也此經之類風同德傳之激揚之水不能流漂東其也此也

同與者喻王者之令可治不能辨令諸侯序乃有是也

我成申也呂記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東以新詩與也我成申也

明而下白彼其之子不為乃愛鄉里者矣疏據鄭風傳以此不與同
是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傳成守也申姜姓之國年王之舅也

是子也彼其是子將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

或作已讀考相似某某義非也彼非彼集彼其之子諸諸
人也亦上與我而平王政令不行彼法原之人不月其成中而我
乃將往是然之言也注曰此與水王臣我將買其方亦記已蓋三家字毛義其言以字債

恢哉恢哉日月予遠歸哉第云恢也且鄉里處者故曰今亦
安不計安不計何月我曰遠歸也也思之甚深矣我此也恢也
也且非且非但且歸也經女自以無煩別好上句是然此二句是
且故序以且且也

不與我成角信角法姜也疏平王母家申國所成唯庶成申不成角
評也之由評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之姜文因信角
評以之申其實不成角評也某疏說非也經云成角成評是實
事不匪本不成成靈化之國信之角法姜也夫得序之屯

困苦他因申
甫之地為形
勢控扼之要
甫中區也史伯
曰成國周者南
有申呂左民信
楚子重請申呂
以為資田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
也是以必以之
北方蓋楚以申呂
而阻強楚所以
周室之屏翰歟

成母家極之國與母家無涉故舉控以之非信甫評以之申也何楷
曰新語史伯曰申呂方疆其隕愛太子之者可也竹書紀年王既殺立
宜曰於申夫許男共否則平王之德爾存者亦後申之惡王劫曰昭二
十一年左付疏平王存申之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城成申角
必及許此皆可行孔疏之誤

不流東蒲傳蒲草也姜之蒲之柳某任但之蒲何為蒲柳疏申之
曰新語為蒲柳以首章之沙下之蒲楚外蒲楚是沙之木名不
宜為草上陸回駁之曰夫芻之草也而網保之時乃曰東蒲來芻來
林之別是以本以物草都是破矣疏之說據文疏云蒲草之草

不與成評相協姜義為長今則之蒲之方未詳其異耳陸氏之
孫未遠已不能知之蒲之異蓋以云安云耳

寐而亡動耳竟為死之切矣亦都人主身以殺身自程古人曰
為後人之實

高葛

序王族刺平之也疏定本之刺桓王義雖通不合新誤某作桓
者是却信誤也釋文本作刺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某信誤是
平王訪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陸氏云本
以作桓王為是

綿之葛葛立河之濟傳與也綿之長不絕之欲水產曰濟義之葛
也葛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得以長大而不絕與者喻王之同姓也王
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業義教也葛葛綿之終雖長而不絕
者其根在柱河之濟以喻族人蕃衍雖遠而不見棄去其說

麻

屬在柱國之

言麻也

親言麻也七年左傳宋昭公將去魯公孫孫曰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葛綿之終雖長而不絕
故君之為以況國君子精指也古義正以與九族一說
亦遠也笑於下文誤存故與義不取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兄弟之遠已相遠矣義之兄弟謂之族親
也王官於恩施今之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己女族人若親之
之親某義義誤也傳云兄弟之遠已相遠矣去以兄弟舉九族之親
親者而云兄弟之遠已相遠矣則此兄弟若謂他人為
己兄弟之父國之父母身之不全兄弟是王去父也唐杜杜之
是與他人不與我同父小雅類序云是伊異人兄弟匪他語之皆
與此相類同父之兄弟見遠則九族可知經云兄弟序之九族義

自相成以族人親特彼兄弟為之也

謂他人父之莫我願矣言謂他人為己父之思於我者有者願

我之意某等義我此也謂他人父之望上句而意不同上句謂他人父之

兄弟之父母王之父母他人也此句外實指他人矣之能使他

人父而不過也王之莫我願平之者之也等語各思於我蓋因

下傳而誤解見下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信王又言母因某此信舉中亦明上下也上

年信之兄弟之道已相遠矣但終遠兄弟句則謂他人父之義

未明下年信云昆兒也但終遠兄弟句則謂他人父之義未明

故於此下年信云母恩明也蓋王之忘母之思也兄弟與王同母而

遠下年信云非王母也故曰他人是信之義

無或式微信微也
也之謂心也

也播此例上下則上言信王之忘父之思中可云下年不念兄弟謂王

自忘其為昆之之夫志冠家之三年之思於其父母之信忘父

母之思此信義同上等之思於我之忘者願之志是以云

恩原王信王身之父母之思夫夫此詩族人作也族人共王為親原共

諸侯以系師也父母天下之文武為父母可也稱夫不同不考信王之父母

既誠使信王之父母未言不傳也於他人是乎故云前謹行此信之

母恩之義也其之之思難曰而義我則夫投劫祀播子義播

起心誤作等語乃信此信者屬美今既去首句等之字遂原

之信其甚其說誤也。嚴緝日以詩刺王不親九族而舉親兄弟

之義以責之親兄弟則因父故之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他人之

父子不如此為不顧我也知有父則知有兄弟矣今人兄弟之相責望

者移女且星不念女之故杜杜曰星在他人不在我同女去之向平王
視親先布且及路人則待九族不知矣某處氏此說正与傳意相合
而初不采也傳之誤以信之且其母息子上等之去思於我義同
故也其矣毛義之誰以也

采葛

序懼諛也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去矣小使出者則為諛人所
毀故懼之星爰義也經三年皆言一日不見以其時至暫耳采
葛采蕭宋艾皆言小事以其事至微耳至微之事當至輕之
之時而且憂諛之乘閒而乘其懼諛之情至為迫切矣等以
使出為言則雖小事不能一日而返况其大者乎爰特言桓王之時
以別於上篇刺平王之也據此知前本為葛蕭序作平王与毛名同也

或有所接而
亦亦政之歎

彼宋葛言一。不見於三月言傳與也言所以為締結也事雖小一日不

見於君憂懼於諛矣爰之與宋以宋言前臣以小事使出某矣

義也信之事雖小若平王下兩未結釋曰明宋蕭宋艾皆前小事

非言指宋葛也呂記之毛氏所記事雖小蓋通三年言之為之也

締結蕭之供祭祀艾之療疾特刊釋三物見宋之由不在此反義

也并氏所安失傳義矣陳原駁之曰傳文至簡若得詳為良

以與義攸存不實疏尔安申其意以言事為小事使出次事為

大事使出末事為急事使出之非字整之見東萊非之太遠今

詳味傳文三年皆明其事必不亦求非說非於此取義但不宜

義之務為使出又強分大事急事平義事厥傳說也曰人臣任

事在外則遠間易生今往彼采葛以為絺絺者事之至微者時不
至久跡無可稽然一不見於君日懼小人垂前而德之以三月之久矣
蓋遠人眾多君子動輒輕懼服不可以有所為事有大焉者誰
敢任之乎說家固融常以信表終別信之所為絺絺者正見其事雖自年
也細事喻不行也函解喻無微也正共此信可互證彼據說謊者說
故以函解之喻言揚也喻無微也據懼遠者說故以共知之采葛喻其事雖白
見其不必懼也采葛細事采葛小事喻義之同但此以采葛一事
蓋有二義耳

大車

大車檻之毳衣為茨信大車大夫之車檻之車行者也毳衣大夫之服
美雖也蓋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子男之服亦

其大車檻之服毛毳冕以沒初冕之茨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毛毳冕
以巡行邦國而使男女之習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毛毳衣之房衣績而
裳緇皆有五危焉其青者為黼裳此等據周禮以駁信也周春官
典命曰王之三公命其所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注
中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侯有德也大夫為
子男卿為侯伯是都以出封為封於八州之中為諸侯非出封畿內加
一等也又司服子男之服自毛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此等
據以駁信其實新周禮也典命首之掌諸侯之五儀諸侯之
五等之命下乃之上少九命為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承諸侯五儀
言也五之三公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承諸侯五等之命也
是辨諸侯以五七九為命數王臣以四六八為命數故賈疏云公卿大夫

以今六命四命为隆爵者一别擢出焉加为阳爵二别在王下为

臣是隆官不可为阳爵故也此则王公卿大夫士侯甸之公侯伯

子男正四特^{子男正四特}近如天子厥于王故今六命之命年王出焉或则素

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

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

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

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

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

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命一命力命}

内书为法后加一等褒有德也此说使出书或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四命出焉五命则毛言以国礼出焉此说出于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王命而重其使出书或即加命也今信之大夫

是也又

天子大夫之命其出封五命女子男之服是就之命而加一等也

五命以故也加其制衣服数不恒毛純衣有異也唐在衣信云侯伯之禮七

命冕服七季以季信云天子之制六命車旌衣服以六为节明於

内为天子之制冕服六季於外制侯伯冕服七季矣由此推之天

子之制与侯伯同制也冕而服有六季七季之異天子之大夫之子男

曰冕純冕之服有四季五季之異對不復矣別侯伯服三子男

服自冕冕中下者基外律條中律也云侯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志取上公侯伯子男之侯國之孤卿大夫身服信王之大夫也

其另服其另服曰所大夫自視外侯侯不假更三之此可據信以訂者也

單據事單據事疏云制知周禮出志疏出於志

内志为法後加一等侯有德也此謂使出志疏外即加命也今信云大夫

四命出志五命則毛云以周禮出志疏出於志疏即志為諸侯也

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志疏即加命及於朝廷送服其奉孔於疏

羊未和知涉而不求又於司服信云毛純盡常能信宗葬也

葬共據周之葬皆有常葬能葬因於前代別實時有能葬完

葬可知是於宗葬是宗廟葬非盡然之葬而之宗葬葬者以

常能盡於宗葬則因節常能為宗葬其矣是常能也據此則

鄭志毛純為盡常能上因周禮常葬能葬亦說亦亦本均為

書孔疏云此鄭以存祀文甚便但解宗葬為常能取理太回由是

字之別鄭位所次九季皆以意言之未可信也鄭曰農司服信云毛純

周禮也疏亦雅云毛純謂之周則績毛為之矣今之毛布付雅不云毛純衣之布也說文端以同知者

尔雅釋言冕周也釋文冕本作毛純昌銳反郝懿行注古本作毛純鄭本如誤作冕

毛純為綱名其華也故曰端華也引詩曰毛純衣其端彼端是也又

以命六命四命为隆爵者一别特出焉加为易爵二州上上下下为

於天子之西厥故得申也云加一等去说大夫甲命申旌衣服以四为节

今出於古歲別加一等为五命以五为节男子男耳非奉服者夏

加一等别毛纯冕也知去付之毛纯衣大夫之服是大夫奉服毛冕又

云天子大夫之命其出封五命女子男之服是就之命而加一等为

服自魏光中下者奉外律条中依也云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去取上公侯伯子男之依国之孤卿大夫耳服说王之大夫也云

其所大夫由说外依后不假更云云

其另服

四命出封五命则毛云以国礼出封说也

内封为说后加一等衣有德也非说使出封说外即加命也今信云大夫

四命出封五命则毛云以国礼出封说也

王命而重其使出封说也

羊未和郊说为未和又郊於司服注云毛纯衣

葬共播周之葬皆有常葬能葬因於前代则冥时有能葬完

葬方知是於宗葬生宗三朝葬皆非也

常能盈於宗葬则因葬常能盈为宗葬其矣是常能也據此列

郑每毛纯为盈常能盈上因周礼常葬能葬为说

书孔疏云此郑以存死文甚便但解宗葬为常能取理太回

字之则郑注所次九字皆以意言之未可信也郑曰

周礼也疏云雅云毛整谓之周礼则说毛为

尔雅释言楚周也郑文楚本作为毛纯昌锐反郑

毛纯为周名以尊尊故说之

是也又

其意以待放時
有此法理也
疏謂等以兵中
是隱遁之處
未志却意

已去三年待放何位自據有罪者俟放三年不放去是也

待放是自朝廷之上放逐於外而此序以之放逐故云

凡治一官一邑後不見用者皆是不必定放逐於朝也

職而有功不知序之放逐者謂放棄不用也

待放者謂諸侯之臣耳此王風自是天子之制故自免通義云天子之臣不得之放王云

澤畔明明年亦未也矣放逐之序所事其身博漢年亦未也

王下為家也明王臣無特自免事而序之放逐也

莊王不明正見賢人法後昭昭也

此實政是也再法一官一邑後不見用者皆是放逐不必定是放逐

非報

將其來施之傳施之難進之意等云施之舒行何間猶來見已之放棄

等義非也序之國人思之則是待之所深是國人之公心非一人之私意

不宜因其來也且上等之官卑賤之職又何必去其職守舒行而

來也王劫曰及彼之賢放逐而去將望其後來蓋施之於難矣是也

顏氏家訓云至都韓訪皆重為施之河北毛詩皆云施之江南舊本志

單力德俗遂是之恐為少誤今存本皆作施之蓋顏氏糾正之功矣

臧琳駁之以為江南多善本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阮氏按勸記陳

氏疏胡氏後等馬氏通志皆從其說夫經者天下之心也故氏所

於編本曰獲皆正其誤所法擇善而從故未嘗備有所主亦似後人

持私見以相爭也

印片也也不實為顏氏所發乎

將其來食信子園後來我乃得會義云之其將來台在座其親已得

厚待之某等與失之同據傳外經以將其來三字連讀與上字句

法一例日將營後某等將不為怨之將也新例為其將來在

七良反与

日

日

日

日

日

则徒得此方将弟每之将且也必字粹文之至中色必字却七良反
占得等之字不合

粮信之焉互误耳 陳英播等其将来必能任文志者作其将尤

谈策例任文以能已说必其且樂此之類多矣任文是亦盡改耶

邱中有李彼留之子等之邱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法集義以上率

言之嗟之以此言为子嗟之子改之始其言非也序疏云卒率被留之子亦留子

嗟耳是也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信之能遺我美寶等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

朋友之子也庶其敬已而遺已也某等若此也信之貴我美寶

者即上文麻麦草木是也盖或以信之未改信信以貴果重

實為急而不以飾信集组為貴亦其義也此子嗟必能勸農桑教於菑云

實惠及民故而國人且之以為常貽我美寶以佩玖且亦之珍重

也陸佃埤雅曰言麻以衣之麦以食之又言李焉且皆邱中植之則

當子之改信矣此人之所以思也信言曰男子計得人樂之謂思且子曰

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邱中有李又能使人

不盜也其說家曰信言疏於美寶於美道於生朝所施之政教雅

亦之厥麻美且之等不及陸說精確也夫玉等之意則佩玖為贈已之

物与毛向別故多原其致已而遺已也疏於美亦以佩玖有美道誤也

朱亦甫又等以彼留之子為子嗟之子故此等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

友之子正信思者於子嗟為朋友也疏於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服子

其女為朋友尤誤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其民之困也

毛詩箋疏辨異卷七 二月廿日

庶城李必助誤

國風 鄭

緇衣

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

明有國善之功焉司徒職掌十二教者治之有功也某美其德也善言治

好賢也禮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則膏不漬而歲作愿孔叢子

記善善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此善善之善其善也經三善之

王上好賢而序公有國不之主者此詩人述王之意以美武公也序之序

王善之極是美平王也但云有國以先凡有國者皆善於也云善也

功若武公善於其職而王能善之使德世為司徒其輔助是善也

前侯以授祭者
民授之衣服
為之則於其
之與不與通故
後周礼十二教
為之則其意

之功也至桓王貳於統遂失却助而後侯亦背叛矣且此不曰善也
禮記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又後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之善中之善
譯其善記之好賢九德取所賢以式其父子也後之傳師習其
讀而不知其善後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之之功失

其言矣東萊以序為失經言不知其善於郊說而失序言也

適子之惟考遂予校子之案考傳適之館舍也案案世諸侯入為

天子卿士受采福慶之卿士所之之版在天子之宮為今之諸侯也自

彼遠在采地之邦我則飯之食以授之愛之於飲食之案案善也

惟者諸侯入之國所居之惟行存卿士聽朝之所也遂治自王

都遂其本國知若上信以備衣為服朝之服善也備衣若居於朝

之服天子之朝服皮弁服是也上句既言朝服則此惟是服

朝典 朝典 羊篇上之三 文自相承
備衣若居於朝 備衣若居於朝 備衣若居於朝 備衣若居於朝

服也惟信之區也自之通 朝在大夫之家 案案 玉藻 揖和朝輝如

也却臣和朝大夫家之朝是也此法原入為卿士不為王朝之大夫家

居者同也於其館設和朝也 案案 所之在天子之宮也 朝考之

祀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 案案 是公朝 惟和朝也 服不為服也 馬

瑞石曰玉藻朝服之出入君曰出而視之退還以獲德政禮君臣於

以寢以待朝者多就其官府法事有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

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為者入告似不為先釋朝服而易以緇衣

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士大夫士大夫區後後道以獲德政禮君臣

於家將服既終朝服也以此推之天子於卿大夫未返者不終朝服

則卿大夫若未返者未將服以前不為先服緇衣明年山車也以其朝在

天子宮內固是深存片曰等禮在天子之宮存不終朝外上曰之信

以此也之公朝服与地互加乘異文義亦殊不為故也信片是社朝

之義也信与信便入為王子仰士受采祿者終經已授采為采祿即

以另送者終送歸其國入也信之西受采祿若則其言也今遠國之何校

自采初好也之意自明故知是意不日与鄰同也子走大夫之稱于我也此鄰國之采

王好采之云故以子好封華中序所治善二是矣却誤以平書新信采祿信受

不自我為終經之遠故謂遠在采地之都遠既為歸采地則遠信

自不得而為遠也之言矣故國禮官正以時比官中官府次舍之眾寡

鄭注軍旅之車軍中若若膳夫車府中軍中肉車上屬次旅更宜若

差今部署諸慮者舍其所居寺又考之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

注九室是今朝堂法東法事之靈也六卿之孤為九卿彼注禮以漢

法為說以此事仍之其意注公朝也上備衣之文不相蒙臨以信為社朝

自是毛義乃又取等說據也遂注社朝在天子之宮於兩家皆不合矣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之弊失道而公弗知祭仲諫而公

弗聽以不為以致大亂焉爰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某此爰未終房官也此序全奉左傳為說不勝其母以左傳公曰姜氏

欺之為遜害是也以害其弟即左傳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不睦

厚將崩是也弟姊失道而公弗知即左傳大將命西鄰北鄰貳于

已又收貳以為已足至于序延公皆能之是也祭仲諫而公弗聽即左

但此篇所陳皆祭仲諫而仲弗聽之事其弟非失道而弟判則下二篇是也三篇一事以於此括之序絕之公劉同

付祭仲曰今京不度服也各使臣若之難圖也公皆弗能是也心不忍以致大喪者心不忍不忍以廢誌教之意母愛非故於三之是心忍也心不能忍故曰心不忍亦心不忍其母同兄弟天性是上倫也

年自明非則序未主皆探莊公之意之曰公弗能公弗能明

故維之以德其惡序穀梁傳所謂處心積慮以成於殺也

公名早為之所無而使歸惕然非若之身竟似序文全未曉莊公

之意若孔疏因之曰公之推其心不忍及治之以致大喪國有失之

遠夫伊尹也曰莊公以死於非死非也未報報也亦有眾而未正

於死是以德而不德非愛也未得所以殺之也五氏不知其說其教

此詩以為心不忍以致大喪莊公心不忍者亦據豈疏之誤說歸咎

於毛以證已左傳解經春秋書免段之葬以為儀失教而公殺甚

節伯大節伯之惡說雖不同於其教莊公之罪非段也

詳觀其於大帥將報部去人將登之乃云公曰可矣

實成於教者已隱於之外易寄之二傳有異乎此序種括本傳

亦得之也

果少年謀謀其心以為木也

教文致報餘以為莊公有意善哉弟惡陷之於死

而以此序

亦在左氏講未教

明亦

將仲子兮

也二十五家为里礼本意折之伤害也若夫祭仲驪諫莊公不能用
其言故去請固雖之无踰我里喻之无于我我威也之折我枝
礼喻之无伤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将与之臣信事之君若不
与臣信除之某美善也此乃序祭仲諫而之弗能之事也诗
人知莊公有殺弟之心不能祭仲之諫而特力正詞以拒之故之
信仲子之傳於也言驪諫云固距失刑判之言夫大抵却於時
孰下句言被愛之別服實於无害我弟可知也仲初諫也別服實
非非仲之諫可知人之外之素多未悟命故君子借老東方未明及
小雅之庭燎大雅之采芣武皆与信言不合所以信言遂而讓性情
者也臣元云魯雖拒仲而意則与之如侍人僖相告昭公以去季
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款是也又引季氏曰无踰我里之言于我

家事也亦較美說为勝義引臣驪除之之語盖以爲傷害兄弟
之徒而之仲初諫者誤也疏注城有前表

是故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不可畏也寡之段將為害我
也彼愛之而不誅之父母之故不為也懷私曰懷之仲子之言亦私懷也
我迫於父母有言不曰從也某美善也此也懷念也履信曰祭仲之謀
迫而後以連去其偏曰早為之所莊公之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
曰子姑待之公与祭仲皆於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亦拒
祭仲也國人知公与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故為公拒祭仲
之詞以誦之謂公善曰信仲子之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此言敢殺段
而私之非乃畏我父母也仲子之亡國可念也故父母之言不可畏也公未
嘗有是意也而於人代公之言是謂公不愛段弱

祖戒其傷女是也孔氏以將葬之祖為莊公諱故以此書之耳

大葬于田乘之馬傳葬之從公田也東此傳之前篇序文互相明也

彼序云葬于京別於此之從公田也此傳之從公田明獻于公所

中田時獻之非自京往獻於君別於上篇之喪祭也此可見續

序中毛公作之矣。上篇疏之此之葬于田下之大葬于田作者意

殊無他辭也此篇六據文作葬于田云奉或作大葬于田去誤二說不同於

勘記程云以將文本為長是也序加大葬以別於上篇之目耳經三

章不直者奉將之大葬也唐石經四傳以下皆

執轡之組兩駮為舞疏此二句之葬之所乘馬良御善耳此大葬

親自御之下言又言御是乃為葬身善御某疏說此也此文承乘

乘馬之下言言葬之善御中序多才是也下章言御車事此申言

之耳簡兮疏之大葬于田云執轡之組經段之能御車以御車

似執組說段之田猶之攸故知為實御較此疏為長

殊立教火烈具舉傳列列具俱也義之別人持火俱舉言眾同

心某義善也播存從公田則此火烈具舉一蓋為公設之文承葬

立教之下者明葬以身為眾先正序多才好勇之辭矣不取眾之

同心也鄭讀以下句將葬之祖為公之愛葬則序侍眾之事不見故

以此句此句言之耳言記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中春

蒐田用火焚獻禽以祭社亦雅火田曰將田未嘗不用火也

將葬無祖戒其傷女傳祖也義之祖後也請葬之後者愛也某

此義之意不明疏申之云公見其此是恐其更然語之曰請葬之祖也

此本句內莊公愛之也誠常來之也孔說則詩人刺莊公何刺也朱

是鄭意

傳曰國人語之曰傳神多男此事惡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象以此得
毛義矣

兩服上表箋云義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家長也兼美義也
上表與后行對舉也服馬在前也胡承珙曰說文駕馬在軌中也
上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軌與兩騾在後后行者文義相對于上後
注云覽之上駉前也是上駕即前駕諸家因箋說而以上駉解之
非是

兩騾如手傳進心為御者之手箋云為人左右手之相助也兼美義也
也首言曰兩騾如手傳云騾之與服和諧中序經心之騾傳道之服
則此乃云上重托上兩服在內故傳之進心為御者之手明兩服兩騾
進心同也箋必於兩白分之失經意矣

清人

二弟重英河身傳重英弟有英作也箋云二弟首弟夷弟也亦有
道作柔美義也考之記言兵車以轉云夷弟此經上之四介則二
弟為車之所建明矣周官云二弟重弓此句彼箋云備折壞此句此句
以重夷弟為說者蓋顧下傳果荷之文而誤也王夫之曰兵車所載之
我兵有首弟而無夷弟夷弟之長三尋古者惟用以守是建於車上
則不相等而易搖持之則則礙於車後之藩而舉之必後舉之後
則前重而後力故不可以攻而惟用以守守者步卒操之進却
隨手所託長兵短用者也車云夷弟而云二弟者二俱首弟也其說
是也弟重弟木肉傳重弟也此及周官皆在傳明二弟中有其矣
傳云弟有英作周官傳云未英弟作不詳所以為作以是弟傳素

必非畫作閩宮疏以為其理

然以英英例之則此英例也常中坐皮非用也其下等所之絲毛的皮
強為近之
乘此等事在在畫作也

二弟重高信重高累荷也等之高弟於近上及宮題所以絲毛兩

葉等新也信好重高為累荷兵是重累兵負荷之我不知二

弟有高下也命者因軍中事重事于事非有者下下去重則此

重高不以下下之明也甚累印重兵等誤以信之累荷者有為

下之等級上等以首身弟弟為說死疏何部乃云二弟同為其高復

有等級故信之重高信能稱高之意故之累荷之竟似信之累高

牙之之其後遂不可知矣爾亦荷者音何語刻者歐為荷葉相者

至則為作正者稱上之重英而身以稱重高者信以稱難之羽也

累也沈胡者及信兩弟之伴相負荷也死疏蓋從沈新舊說也

馬瑞名陣存文高部居格反雜名是知等利也毛羽去正者

韓信漢高為鶴是也胡承琪說存文因韓信作鶴而牽合部云

以為雜名部固云是說也失之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信左旋備兵右抽之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等

云左之人信者右車右也中軍信將也高先之為將久不日歸日使

其御者智於車之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亥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

於下故御者在左葉等者也此之信人在軸之所為也前之車輪

翰道遠一側不遠高亮在車之也且中軍之對也左拒右拒之則

可不必對左右之人也將為中軍也至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

御閩宮等所之是矣此等之法御者居左將居中央為矢據王

夫之曰御者居中所以齊之也而若馬也使其居左則挽車備而能送

礮且視不及左驂之外制而舒發其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

亦在居中之理周礼大驭掌馭玉轡馭靶轡王自左馭下視其曰
王自左馭去自左而嚮中也馭靶轡馭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
僕掌馭戎車靶轡馭馭馭之儀則天子即戎且居中心而馭將手鞞
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為左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
馭公者左此將居左之明證胡承珙曰傳三十二年秦師追周於左
右免胄而下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柴伯攝柝為左柴伯曰政師者
左射以蔽皆左為御在車中之證故疏惟攝鞞之戰以御免生故
下而居中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於將執旗故是為故定
在中解張之血染左輪為知以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二說之
破箋疏之儀

羔裘

羔裘之濡洵直且侯傳以濡洵厚也洵均也侯君也羔裘緇衣羔裘
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冠若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緇衣羔
裘大夫居私朝之服也羔羊傳云大夫羔裘以居緇衣傳云緇黑也卿士
禮朝之正服也傳云以此不為侍耳自侯序之制朝是制朝若君之
朝而任之大夫之私朝去居家理則其法可稽於官居私朝者均直
之徒則在公朝可知經序義自相成也且下曰君人之度明大夫自
在其家矣矣為公朝者美其臣節何宜之且侯子傳刊洵為均注
均平也羊有三長故均直也之服以服者有後羔羊序之正直矣等語均
為皆君皆忠且君殊失侍言君者均直之徒宜為君也不取亦取
冠瞻視之也

舍命不渝等字全於家也當命不妄言守死善道見免授命之等

美舍命片授命平一第制舍为安而以安命不妄为授命取我
过甚惠林日金程程也管子心问曰得曰得命不偷信也徐廣史記注
古古格字作活周頌其耕活尔雅作格康成周礼注曰金印格
也士冠禮巨古文格作金是活命印金命也其说甚详格命正
格是授命之義格文舍用格書也王云文也沈書者及文書作授
沈重音書者及正從王肅授命之義今作受者字誤也戴震
因格文之誤更以文命由受君命失之遠矣

邦之司直信司直也疏一邦之人主以爲直秉疏說非也司直信主持
直道也漢書蓋以寬饒傳贊引此詩故注云直其德美可直直
之任是也馬瑞辰曰上章問直且直是君子愛已以直此章邦之司直是
君子能直人
三英梁考傳三英三德也美之三德則克柔克正直也梁衆志案

美義也經傳之三德多矣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之舉陶謨曰宣
三德之洪範之三德同何知德之克將格剛柔中正且陳英曰三德之
義者中具在舉經考斤考來問直且直之義洵一德也且一德

也且美之一德也此經不云剛柔取洪範
事上下之言來問直是宜為人君之德則且美不博更一德二事也
孔子有力行而約作取義之言來問直即於王平取義正同則武
亦為德明矣此三德格承上二事故云為洵直孔外也其遠引他經
以格此德字其以三德為有此三等入故以梁為眾其平本以三德
也陳英申說文效義也案古中外東遠注國君考案美款是也

尊大疏

去我忘兮不寔故也信寔速也第云子去忘我嗒持之之袂我乃以莊

公速於先君之道使我於某等義也待方此留賢不宜自陳其
君之惡且任不台莊公何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過乎王劬曰速也
讀大夫相食我戒速也速行靈公傳曰速也故之舊之不能使時
君台速故舊也仍不速故也中代速君子惡我之詞可也
惡我以為我不台故舊而留之也連讀為伐木以速諸父之來
寡適不來微我弗敢中此任之意自是明矣君曰某留特以示
其殷勤之意也王曰使時君台速故舊於某說也至
諸家以速為速去之義皆在微我與公順未安

無我親台不速也傳親之義也義之親之云也杜預云也
我之可以莊公不速於某道使我於某此等改字易例以就其說
也傳刊親為棄字若作教若文親奉台作教又作教是也

當從釋文或言呼報及往相也唐蓋裴扁推子之故惟子之好後
勢正也此同于君之棄我以我為不台相好之賢而留之也鄭猶
其說不合故改教為親讀好為台字耳

女曰雞鳴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名也等德古大夫廣
克有德者榮此等誤也此陸古夫揖相敬之等德古大夫廣
子與與走不台也二季靜好是說德也三季雅佩之好
與朋友之親也
鄭誤以二季以下子字皆指侯也故此等之法諸家皆不從之

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傳言明星已不見也等之明星者爛之始早於刺
在時某此等誤會傳之意也下傳之間於政事不朝之時於相勉

夙興以見古人不留色也却後傳禮以朝退故此等言于於別之時其去
以夙興為將入朝也故疏申之云早朝於君之事又早終間服之事將
朝朝以警習射事夫入朝自若夙興其見不好色之意乎

將朝將朝弋鳧与后傳聞於政事則翩翩習射等云云之事
則往弋鳧后以待宿君為其具某此等誤也前見末章主昭問

之事遂以次事皆与宿君意飲之礼均道探下文為說耳既非
此是男子方志古人於不朝之日夙興而為此其不好色可知既非

供饌具尤於宿君無涉成十二年左傳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此傳問
於政事義同彼問禮不朝天子則此於古士不朝其君明矣甚士

得不朝蓋美漢人有休休矣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傳宜者也等云云我也子宜宜者也一而弋之鳧

存我以為加之實與君子共者也某此等誤也子若婦目其夫之
稱占上子與視夜同以下皆同言詞也呂氏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為微微加

諸鳧存之上坤乾加與元鶴加之變鶴之云同二說是也林策莊
子曰黃鸛因是以游乎江海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射者方將

脩其篋靈以其矧繳加已乎石田之上止于此加義同胡承珙曰弋
言加之專之弋下宜之方之者自不應以加之中為加豆

宜之飲酒與子偕老等宜乎我燕樂宿君而飲酒與之俱也老
親愛之言也某等其非也詩之偕老者曰孝教君子偕老賦及此

而四皆言之夫婦是知古之愛宿君之偕老者孝教君子偕老
為軍伍相約之詞誤与此同上句弋之加之承上弋之鳧与后則此宜

宜飲酒之承上此子宜之不得異例等語宜燕樂之非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傳君子之故不徹琴瑟
寘之和樂之安
好樂寘之和樂之安
好字官者脫之耳
何以故之
傳於文同義異者必別之
此經言字者
凡六皆無傳明其義同也
君子宜之
君子偕老
既承子與視夜之
文為得目其夫之詞
則此莫不靜好
自是夫得安樂之保
勿及
寘寘一也
國君之田
一曰共祭祀
二曰待寘寘
則士之於寘寘尤貴
慎重其事
誠使在寘寘之官
亦傳以安
每于待寘
寘寘寘寘夫今
傳之
間於政事
翩翩射正
明其安事而此
更之寘寘寘屬兩岐之也
闕雖傳之
且以琴瑟友樂之
即此靜好
之義
但彼知此
行語
此士妻不日有琴瑟
故傳之
君之安故不徹
琴瑟
以明在御之義
而已
寘寘之和樂
不屬三也
每必不

箋語者
箋於莫不之文
多取其說
以實之
夫保以美不庶箋之
使女每物益多
以是故
無不眾也
以美不與第之
美不感若使萬物
皆感草木暢茂
禽獸碩大
是也
此寘寘之和樂
和無不安好
解菜
不
彼箋一例
止上箋之子
於寘寘也
又之我
豈樂寘寘而飲
下等之異國寘寘
首二句
為夫得之詞
俱待寘寘之事
此寘寘之和樂
上下等義
不
不
合其為箋
該寘寘入傳文
必矣
今本皆誤
書正
何氏古義
羅
浴日
琴瑟
統陽
統陰
以陽
依陰
不可易也
琴瑟
能陰也
故朱襄
故
琴瑟
五經之
琴瑟
而琴瑟
未琴瑟
惟陽也
故靈氏
故五經之
琴瑟
而南風
至陰陽之
在
從其類
是以
仙牙
故琴瑟
而馬仰
林欒
已故琴瑟
而魚出
龍魚
水物
而馬火物
以類
應也
據此
則詩多
以琴瑟
寘寘夫

此官歷所曰世也昭元年

得正取陰陽調和之義君侍曰國和曰君之近此考以儀節也
非以端心也生而淨好將此任能本好也論言後世女子而生疾乃曰

知子之末之推佩以贈之箋之贈送也我之志子之末我則豫備

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之度其時雖無此物贈之以此致其厚

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饗樂

之助君之歡樂此其美也鄭公任之末故以此為異國之度其厚

國之度其厚此任之子與上車同耳何知者本國與國之別乎

此異國之度其厚與國之度其厚不同也故曰為之說之助君之歡

樂也中饋教皆用推佩禮士大夫有報佩也此其厚也

雖無此物之以此致厚之意要皆自生轉轉耳宋魯自來之致其

來者其所以情女德以末之報也其美曰我苟也子之所致也

此陳賢之友也其將為子也難佩以送報者之是也

古之君子勉其君子也進德未有不及友以成其德後修於已

而後能致人之末也既致其末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順也

既和則物相親相親則物相親相親則物相親相親則物相親

終不悔則其賢過人遠矣故詩人陳其相勉之云以見古士之所說若

且賢婦之德也此非徒然其色而已此序義也

則所好者朋友之有德也德未建也德存者有德也

有者自車

序之將女質而取歸也志張遠問曰此序之將女質也德言不

忘女姜內淫適人殺夫我止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淑節之

賦何德言之有者自車曰昔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可於此

據左傳注齊侯前於女姜妻也後後於他女妻也再

作者據時而之故序遠近是也部此各別以此詩刺之不取女
姜某此序之且有功於齊之侯諸妻之則諸妻在有功之後齊
女賈而無不取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若也其得以為文姜季
某孔驗前志之說是在也俾疏中亦此意南來胡承瑛曰春秋桓二
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序文姜也六年於戎伐齊鄰大子忽帥師敗
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所治齊侯又諸妻之志其非文姜
明甚至稱姜姜者古者男女異長稱伯字伯姬是也庶長
稱孟齊孟姜是也是以說明孔說且可破非姜不稱孟之說
有齊車類如舜華傳說近同車也姜之部人刺忽不取齊女親
近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疏鄰人刺忽不取齊女彼言
忽實取之共之同車某此疏誤也姜之刺忽不取齊女親近之

同車明忽不取齊女同車也云故陳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明有與齊
女行同車之禮者未嘗以為忽也然則鄭云正於他人取齊女行此親近
之禮與傳義同蓋此齊侯諸妻忽之女忽既不娶也據於他國故詩人
據其車事之說以見取齊女者得妻如此之美而有德所以刺忽之不
取也觀下曰言彼姜可兒取也無取此孔所說則不取而假之其取既而失實又於刺姜無害事蹟
是義齊失之矣故緝以女同車之語忽取他國之女彼姜孟姜乃始
齊女蓋二曰疏說不取故為別解而不知傳義之義固不亦也

山有扶蘇

序刺也此所美非美也此美之也此所美之人實非美人也此美之好序義
不誤而其能經則非也此及下兩篇皆刺忽之詩序義亦互相足據
考序之君為臣詭殺重序之權臣擅命皆指祭仲言之則此

所美非美曰者亦在祭仲矣桓十一年左傳祭仲有言於莊
公者曰娶鄆男生昭公故祭仲之生也魯時即為祭仲私意
可憫則昭公之依祭仲為與援可知此即序所云所美者也左傳
又云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姁生厲公雍氏宗有言於宋莊公
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也執厲公而取賂焉祭仲之宋人
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鄭已亥厲公立是也之依
為與援者及為已害即序所云非美也也之初立祭仲為援而仲
實直於強鄰極易初志於人蓋早見其不可依援故口為制於
則此及下兩篇皆也初立時作美童序疏以為也後立時事小
也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傳與也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也

其華蓋若之高下不各行其宜也等與者扶胥木生於山喻也
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荷華生於隱喻也置有美德者於下位此言
其用臣類例失其所也某等與也與者高下以荷居尊宜強下
以喻臣卑宜弱也為祭祭仲援立君弱臣強不能自主能令臣
臣置而序所美非美不合傳云木若治此扶胥於木中為木耳石若
皆存而也段玉裁據經文木中者於小字音衍非是錢大昕曰樛木
輔小木小木即木之名扶輔者與皆相近長言為扶蘇急言為輔
於段說為長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人也且瘠也等之人之好
美色不徒觀子都乃反徒觀狂醜之人以與也好善不任用賢者

辨此子好老篇心
不能審曰夫之地
別也之在事者大
辨此子好老篇心
之義

反任用心其意同葉義義也此以道也子都指所美者狂人指
昭也亦上與之今君弱臣強不見所美者果為子都也乃見不知
美惡之辨也狂人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明實有子都之人子都曰不知
子都之好者無目者也所用皆後故也傳孝之節亦有子都一指謂節
者蓋子都也有字古美人之節子都更無為字用此為羅敷之類耳疏之謂也
美好而困于禮法與于傳連矣

不見子充乃見殺童傳子充良人也殺童昭也葉之入之好忠良
之人不能親子充乃反往親殺童殺童有款而無實葉葉義
非也以上子都例之則此子充亦必實有其人傳云良也人者謂古有
子充者是忠良之人所以良刑充也殺童傳云昭公有壯殺之志是殺
也壯殺也葉義傳云殺童昭公化是童昭之童昭也殺童者于

有壯殺之志而遂成其童昭之行也葉義殺童有款而無實昭是
對子充作例故疏云充者實也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
良人矣遠矣又疏引孫疏云此殺之將之殺昭有款無實者也云判
昭而治殺童昭昭之於義難通下篇言昭公有壯殺之志未可用也
葉義為長斯不終矣傳之指任子充之不同謂之殺童自是假
殺譬喻之詞史記稱箕子作麥秀之歌曰彼殺童兮不子我好兮
是此類豈不其甚故假殺童為之耳至解任則各所隱詳必
明其所指之人而後經言曉然傳言殺童昭也者正所以於人難之
隱其非自是以後人不知之殺童以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也下篇殺童之於孫自不能傳云而主其義難也不不亦深乎陳啓源
胡承瑛皆為孫說所誤陳無以此為刺也反陳昭昭昭昭昭昭昭

殺童指陳佗而侍殺童昭廷五字為殺童為之傳後稱於此其說
本任能討異義要以此傳義致生異說耳

薛亨

薛亨伯亨伯亨和女侍來伯亨辱臣長弟也君伯臣和也等云薛伯
辱臣相視也辱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伯夫我則將和
之以此者判其自亨也薛伯兄弟之稱某等此有三上白風吹落
楊以喻君令臣從則此伯亨和女自是君臣之初等語辱臣自相
伯和正與薛不原一也經云君宜相臣臣和臣判今之不然故序之判
包管強判臣自亨之序云乘庚二也序等云君臣久失其禮此等
又視序指辱臣之君自相抵牾三也傳以君伯臣和將經之伯亨和
女明亨者我我君女之女臣也皆詩人詩之文之云此辱臣非伯之等

皆稱君伯之稱我而女臣和之樣乃為序宜以判包之不能也故經以君
云云妻臣非是

殺童

殺童童亨不子我言考侍昭公有壯殺之志等云不子我言者頃
者此占多國國之政事而自不能更之故云然某等殺此也不子我之
若於此則知人即一審蒙侍所位重臣也侍事雖有壯殺之志若
經能事殺不稱稱且我味与下等互見耳 鄭誤以杜按為存不子之故也
是則後自用之云故云不能更則夫業之賢人國事特自不能更
之与序亦不能更与賢人國事不合也前二為序自所美非美君
弱臣強与此序權臣擅命觀之則且失在重臣不在壯殺明矣
胡承珙曰殺後殺三之古通用月令春壯信呂氏春秋作壯殺碩公等

長慶位好遂等情嘆羨昌位好款月出後人條子好文並云位
本位後傳云壯投志雄武意昭昭志在自奮而所與國者以
其人故惟有壯投志而圖於事將終及福其夜生也但壯投為
雄武意恐未於親且之者婚君子稱其善自為謀則非中始字將好也壯投正是自喜云
自好者但以一
於交之終仲為具援不能奮發有為非明明其雄有壯投之志而日而等於
重臣之所行故討人以投重以之將之其志重云其行自是兩我
後人不存傳意極壯投為重投重又以此投重為討人呼昭之
於生且謂待之則於於韓非馬思月內而待教乘矣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管云傳長權不遠管也乘故与式微云子之故
因於禍難也之時且之吾於齊也祭仲曰君多內寵子孫大援將
不立三公子皆憂及莊之卒昭之新立內有子且子儀外有子突皆

有事立之云也之所恃者惟祭仲也於是時不能得賢人之國
事則惟祭仲人云後執勢祭仲之謀其禍難之興而立而待也討人見其
我而云也故也我愛之之所恃不與國之貴人祭仲不能管云子之故使我不能管也
卦惟子儀祭之是長耳信云愛懼不遠管也但下句而上的故字之身已昭
直云此子儀初之時事也祭仲序之思見正是突爭國揚之水序
于國也忠臣良士是也後三此在其前則為初三昭矣

襄蒙

序思見正是狂童志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美狂童志行禮突与
勿爭國更出更入而爭大國正之疏以尊重更出更入而爭大國正之則
是勿復立之時思大國也也勿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實以
桓十五年春奔蒙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是鄭之大刑實入櫟

若此其實實詩
序不之實者所以
西也實生位前
後二十餘年宜稱
原君而序於其稱
昭公實不曰稱
厲公也實也而稱
名實以應之存病
不曰之與同稱左
昭公隱其左實
也之稱也其義
如見此也其義
平東門之輝風雨
子新出其東門野

有言者草序
情七篇序或
之刺免或言
免世或亡國或
皆此義也

與與爭國也以為微弱不使誅逐之實諸侯又無助
此語也等之更出更入者蓋能言之不在此者作於也及也言等
大國之正也也某國實宋也其時為某國也以此傳考之實
我國有實由某國之事也
得主特由由余人之劫身國人皆不其也非其年有年也以此傳考之實

國之正也也某國實宋也其時為某國也以此傳考之實
其年有年也以此傳考之實

拒十五年春秋書却學也後歸于郟明事得其正天何為更思
見正乎且以討次之揚之水也走也後也時詩則此為實也
時作以也却疏云宋蒙思也也實某國之事也實前某
之國人也鄰國正之其說確矣兩疏水也也故改乘刺耳

子惠且我襄蒙涉傳傳惠愛也溱水也等之若作大國也
仰子若愛而也我之國有實某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揚衣

後溱水能告難也某等義也也子若治大國也涉溱治能也
曰能正我國友我則從而事之也下章傳云士事也而禮部以他士能
他人故此等之也溱說文作源諸家多據許經毛段不其曰出鄰國
也水本外溱外傳云子若作溱說文及水任作源誤也其說竊構
不其也說文則又於詩作溱為誤是也其家亦法書之說宜於耳
學者勿為所惑

子不我思也無他人等之他人者先鄉齊晉後之荆楚某等義我
悲他人對上子字之對晉則楚為他人對楚之則晉為他人不曰有
先後之殊也且實也與與爭國事生魯桓公十一年其時曲沃武公
誘晉子孫而殺之晉侯僖也曲沃之強方懼危亡之不服甲鄰人
公雖強未非晉國也莊十一年其時使魏中命曲沃作一軍為晉

宋其此也其年其時為某國也以此傳考之實
其年有年也以此傳考之實

願士信三云士事也。以此信義同段王裁。任信作是。他事信
曰事士也。待寫改侯其說也。胡承洪云段說。侯而以此信士事也。
形父同。云與臨同。因以異之。以

事

子之半。侯我手巷。侯巷門外也。等之。侯有親迎我者。面款手。
於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某此等誤也。信以巷為門外。坊
家門外也。陳英曰。士昏禮。婿乘其車。先侯于門外。却位侯待也。門外
婿家大門外。信正禮。信為訓。其說在也。下信之時。有違而不至者。接
婿家之。故信。且矣。士昏禮。又云。主人爵弁。纁裳。緇施。從者畢。
玄端。乘墨車。從車二。垂執燭。前馬。至于門外。却位。揖家大門。
外。是揖家門外也。親迎。而至于地。非侯女之地也。等之。出門而待我

於巷中。誤以信。門外為揖家門外。故於下。侯我手。義不。直。矣。
也

悔予不送。方信時。有違而不至者。等云。悔。我。不。送。是。子。而。也。時
不送。別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某。此。等。誤。也。信。以。違。信。經。之。悔。也。
以。不。至。好。信。不。送。之。此。樣。人。之。言。有。所。悔。故。不。送。也。事。集。至。婿。家
門外。之。巷。也。悔。字。書。送。與。信。與。下。駕。手。共。行。正。同。坊。記。子。云。或。禮。婿
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氏。掃。禮。有
不。至。者。与。信。我。合。大。等。則。是。以。不。送。為。悔。其。序。義。乖。矣。

侯我手。堂。号。等。之。堂。号。為。根。之。門。相。上。木。近。身。者。某。此。等。誤。也。
上。手。巷。為。婿。家。門。外。則。此。堂。信。婿。家。之。堂。也。或。禮。年。侯。得。于。堂
年。年。侯。得。于。主人。揖。得。以。及。寢。門。揖。入。外。自。西。階。則。此。侯。於。堂

羞即非自西階時与若為同王蕭之非于堂以使是也王蒙誤
以卷為擇家門外既出門不宜復入而侯于堂此堂故改為振振宮之振
振之振李廵曰振相上兩旁木与安說同是振因以人所履之安
而之使我乎格對为不同矣且昏禮宿非北面真為再行稽首降
出戶之婿御擇車一按綏姆者不更擇乘以几姆加采乃駟御者
代是出門之後即御車而行其行後及而待於門乎疏之上等待於
門外此等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振微者等義而已

衣錦裝衣裳飾於家侍衣飾裝裳嫁者之服等之裝禪也
蓋以禪教為之中家家用錦而加禪教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
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純衣鍾緝兼此等誤也碩人侍夫人德盛而尊
嫁則錦衣加裝禪也裝裳注禪也此侍之嫁者之服不指之其

人以碩人傳推之要之貴者之妻士或禮女亦謂之禮也他衣鍾緝之即禪字
他彼士妻若不教用錦衣何宜庶人之妻反侍与夫人同服乎禮記中庸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彼所引豈遠也與此有禪字由禪為絀

為絀而利為禪其失与碩人等同為詳碩人陳無言臨錢論教不足為吉若
男女之際若夫嫁娶之服未之不以及重夏之後蓋表布內也骨并
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裝而已是也幸能侍義合是也

妹兮伯兮舊予些行侍非伯也己者等之也此若以前之悔今則未
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某某義義也此女拒男之詞上二字
之有可悔而不行故又之或非或伯有迎己者駕則予之之行矣也
必汝耶序之陽侶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此也都以上重義之無
人之色皮不日親於若之已者自因所取不是也後而里之也此又且非伯也

又非前之所思故云志又易也前因不送而悔是果志易今亦果其前
既失身意之非也方

東門之禫

序判者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奪者也疏經二事皆為奪男之事
也案此却說義也毛以二事皆陳男女之禮以判不待禮者下疏既毛
謂貞女守禮其是也

東門之禫如蕙生阪傳東門城東門也禫除地町之者如蕙生茅
蕙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禫遠而難則如如蕙生阪身云城
東門之外有禫二邊有阪茅蕙生焉茅蕙之為難生矣易越
而出此女於奪男之為難信口難言難易相禫阪之義正當也近

而為共下遠而難為對女 孔本作近則在東門之禫無而為二字
者探下句云說也下任其人其字二處不言分遠近故傳云得禮
判道不以此禮則遠 之遠近程云 禮則易又在門之禫不以此禮則如

蕙生在阪 年 傳義極明確等易為女於奪男之為難遂為朱傳證解

矣。疏經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禫

者皆封土者為禫之壇除地者為禫壇禫字異而此作壇字讀
音曰禫蓋古字通通用也今言本作壇案經本作壇今作禫

者鄭改之也鄭於祭法注云封土為壇除地為禫今見此傳既除地

町者意其考為禫字故改之以求與彼注合耳不知壇禫對文則

異數則通祭法之燔柴於泰壇郊特牲之禫地而祭於其後也

是禫地即可為壇共此傳以除地為壇義合周禮大司馬祭肉後

外別壇之正是擇除之義都注壇讀比因壇之壇改字与此等
因馬路石曰播華殿經言我引韓詩傳曰禫祭也知作禫者
本禫詩也它本友唐石從今正我本作禫若皆以禫詩改毛詩
耳一胡承珙曰町之平意論衡注增篇町之義荆軻之圖記平夷
其地陳英曰存石州國篇郊町也其地多平町之然也与此傳之町
者同

東門之粟有踐家室傳粟行上粟也踐踐也箋云粟而主淺家室
之內言易竊取粟人所响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某箋我非也
此承上季其室則述于男子所居之地也蓋從東門南行上有粟之
實有踐於而淺之家室是其室也甚近也但不知禮來也已故見
為甚遠耳下句承其甚遠言疏不以毛同部是矣但其中毛云粟樹生於路上與人

守獲其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家室之內有主守之其取取之
則甚難疏甚遠由傳者於上季一例轉失傳言又疏於上季皆以
與之之亦上季禫故比此亦別賦也某注粟在淺家室之內
疏為石祠又女以甘者之物自喻亦非事理

風雨

子衿

序刺學校廢也喪世則學校不脩焉箋曰邦國祀學為校言
可以校正道疏云某箋我非也孟子曰夏曰校又曰校者教也此序
五言校者釋訓廢學也故言學校以明之疏云此序非邦人言之
箋見左傳有邦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孔云蓋亦以美為
不校

青之於絲也我心侍青於青領也學子之所服象之學子而俱
在學校之中已當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某世
受義也此之學子俱不在學校故相共且念也翻下句言不徒不嗣
音可見昨亦奉事於相中謂侍以青於為學子之服也但服其服而不
習其事不友父母生為義且保私之具父母衣他之青謂以青為緣
耳以此青於不同於氏家訓拜書禮篇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袷
故領為袷袷夫郭璞曰爾雅東大家臣列女侍道云袷交領也
解侍義極明確於則青於正說衣領本者用非但以為緣矣諸家率於義說
謂青領亦言以青緣其領也

從我不從子實不嗣言侍嗣男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經之書之
象云嗣續也女曾不侍孝問我以恩責其忘已某等義也此述
學子互相推讓之詞也從從從學於也學子俱不在學校故此不從者
責彼不從者曰我從不從此學校之中子實不可獨往習此從誦歌舞
之音多為象之說則不從者為不從所思者之家是朋友相勸之詞於
學子極廣如涉手格文嗣轉詩作治之寄也言不宗問也此義雖不改
字仍用稱義耳

青之佩侍佩之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某士佩璫改而緼組
綬亦曰之緼赤矣此侍作青而部不易之者蓋自悟其非也說文緼
緼也緼下云流系也注不刊為禮注士以緼為組綬正對大夫純組綬
言之緼注改純
為緼非是純禮純用絲緼謂雜絲象乃之耳一命緼綬出衛
兼同禮之其物故曰緼侍之其物故曰青此侍正可補禮之闕矣疏
注毛儀禮記作青字非是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事不一來者謂不來者眾也往來皆據學授之之我雖不往子等寧无一來者耶疏云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男業是責一人久矣矣此是

批号達号在城阙号傳批達往來相見款乘城而見阙等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學高見於城阙以候望為樂某阙戶宮阙也傳以城阙連文極阙亦可望故疏之云乘城而見阙謂望城而見宮阙也釋官觀之阙孫矣曰宮門雙阙舊章也為使武觀之因謂之觀戶此阙矣疏云宮門觀阙不宜乘之候望此云在城阙号在城之上別有高阙此宮阙也誤矣甚或據說文城阙其南方故謂之觀謂此作阙動假借其傳不合亦。胡承珙曰正義曰城阙雅非居心之審明其下往來語知批達為往來款據此則正義本傳文似云

相見二字釋文云批達往來見款之相字當本作往來款古款字作兒或侯為見漢人因於見下添款字耳某胡說非也傳云往來相見款去據下注一曰不見為說也下白之不在學校相見故此注先云其相見之審耳笈云見於城阙即乘傳文而修之則信有相見二字明甚陸氏馬瑞辰俱從胡說誤也

下不見為二月方傳之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笈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某笈義也亦不見承上事不往之語不在學校相見也不在學校相見則往誦款義之業皆廢故傳之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即禮樂不可斯復在身之義疏以不見為不見禮樂非是上章建學子據禮之候望此乃正之學不可廢以告之故序云對學校廢矣以等為說其序我何涉

有女為重信為重家多也有女婚諸見棄者也也後之風者如雷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業家非此也以下皆指表服雜之別有女治死於兵革者之妻及女也軍中其子遭棄亦眾多矣此等之眾多下等之皆表服義正相承實易為重之從

風則不見多矣其有女非指一女而之諸見棄者

雖則為重之匪我思存信思不存乎相救急等之此為重者皆以我思

所存也業家非此也我之成人平時有被棄之女未有不思存救者

今當大喪之後成人各求自保遭亂雖見棄之女眾多如雲而自有思存

于救急者也此固說之深陳義之正與眷戀妻子者不可同日語矣

誤學白信我基中為作者之妻服則此特以似其妻曰故非思之所

存耳於國說之有何涉乎

信我基中聊樂我自信信衣白包男服也基中若蒼艾色女服也

也厥室家得相樂也等之信我基中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已

六盡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高心不忍絕故言之且留樂我自此保

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中之思不忍斥之其妻之文也某

樂我誤也我之成人皆不能相救急但思自保其室家故此

信我之男基中之女惟欲室家得相樂而已信我相樂以不歸相樂也序云

男女相棄信我相樂信我基中此指信我之男基中之女也信我誤以我為詩人自我始

異義同也此上句信我之男基中之女也信我誤以我為詩人自我始

義不合胡承瑛曰將棄後留信女者不見有此意且其所言則於時

方悲怨之不服又何操樂之有且時家誤說文錦帛若蒼艾色信信

衣中未嫁女所服或从其作基与信義同○陸啓源曰毛以存為

此下一條補在後

右叔則思應如字讀部等以為思之所存則思應讀去聲毛義在
存部義主思也下至匪我思且將女之且音祖亦雅之存也舊子
維反合之上至則音祖者毛義子維切去部義也陸不分毛部而
別後反為舊未知舊指雅亦案此說非也下至等之匪我思且將
匪我思存也則音祖未部義子維反者毛義明矣此存之思不存
乎相故急下至^而但^{不為祖}且^思何^思此存之思不復後之存乎下至
且為^讀何^讀毛義在思^讀且^讀為^讀是部義在存也陸說正而
家相反而陸陸不分毛部不心過乎

出其閨闈有女如茶傳闈曲城也闈城壽也茶英茶也言皆表
服也^義之闈讀考^義級都人士之都^義闈外曲城之中市思茶
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義舞舞也^義信之^義皆去服去^義兵革

之禍所^義謂^義家人之^義妻^義孀^義之子^義者也^義詩人^義若^義目^義時^義詔^義之^義傷^義心^義其^義闈^義竟
之情^義深^義矣^義以下^義白^義茹^義蕘^義為^義作^義妻^義服^義時^義在^義所^義棄^義之中^義則^義在^義表
服^義之^義說^義不^義得^義通^義故^義易^義傳^義年^義於^義闈^義竟^義無^義涉^義也^義爾^義雅^義闈^義壽^義也^義又^義闈
之^義壽^義其^義訓^義古^義矣^義為^義都^義而^義在^義市^義里^義曲^義城^義之^義中^義也^義案^義有^義市^義里^義恐
於^義釋^義可^義未^義也^義此^義經^義但^義指^義兵^義革^義之^義禍^義免^義之^義不^義宜^義以^義女^義為^義見^義棄^義者^義也^義王^義肅
云^義見^義棄^義又^義適^義兵^義革^義之^義禍^義故^義皆^義去^義服^義仍^義幸^義於^義鄰^義說^義非^義也
野有^義蕘^義草

序思^義遇^義時^義也^義君^義之^義浮^義不^義下^義流^義氏^義家^義於^義兵^義革^義男^義女^義失^義時^義思^義不^義期^義而^義會^義否
變^義不^義期^義而^義會^義否^義不^義相^義與^義期^義而^義自^義俱^義會^義案^義蕘^義義^義也^義期^義時^義也^義時^義者
秋^義冬^義之^義時^義不^義期^義而^義會^義否^義不^義待^義秋^義冬^義之^義時^義而^義會^義否^義也^義周^義禮^義媒^義氏^義仲^義春
之^義月^義會^義男^義女^義又^義云^義男^義女^義之^義年^義大^義家^義者^義而^義會^義之^義是^義周^義之^義盛^義時^義有^義不

待秋冬會合男女之政故以序被其厚今部有無華不來其政曰男女

此時從男三十雖失其時女二十之時上不能行有令其政謂是古會男

此時從男三十女之時此時從男三十也此時從男三十故之夏遇時謂是古會男

而會即釋首句遇字之義隱八年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隱四年

公年傳遇者何不期也彼諸侯之遇雖占此不同於不期而會為不時其

義一也禮記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尤其明諸侯前於周禮

大宗伯注云遇偶也以其不期而俱至也此期而期約也此等

其舊說耳疏以遇時為逢遇感時自是記以下諸家多沿其誤禘其異能錯出均非序旨

野有萋草寒露傳言傳與也野四部之外野延也傳清之也感為

也箋云零露也男草而有露從仲春之時草肥生霜為露也周

禮仲春之月令男女之會去夫家者其笄不為與自共毛異於其引

周禮正可釋從之正去之義云草之所以能延男被感露也感之

所以能著息男居居也付義者於野有死厲也于旋傳皆云部

外曰野此傳曰野四部之外若並明與野四部之外草皆男延喻

會男女之政其厚男也。疏靈作零字故為之說也案此亦部改字

也毛本作靈靈也靈靈氣於法與之靈雨矣毛前思厚故為靈部

有美一人傳揚婉兮遊遊相相遇適我適兮傳清揚自目之間婉

於美也遊遊不期而會適其時於美也任所降中古去令會男女

之政我之古也也古有美一人目信揚婉兮而美乃遊遊成者

不待秋冬之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

期於男女之年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君子也

遊遊無說之類遊與此不同矣遊不期而會遊釋其義遊彼遊何說之類遊釋其義

遊遊無說之類遊與此不同矣遊不期而會遊釋其義遊彼遊何說之類遊釋其義

遊遊無說之類遊與此不同矣遊不期而會遊釋其義遊彼遊何說之類遊釋其義

遊遊無說之類遊與此不同矣遊不期而會遊釋其義遊彼遊何說之類遊釋其義

遊遊無說之類遊與此不同矣遊不期而會遊釋其義遊彼遊何說之類遊釋其義

遊遊無說之類遊與此不同矣遊不期而會遊釋其義遊彼遊何說之類遊釋其義

與其實之係不期而會以解說耳 靜女傳妹也美也東方之口傳妹初

與之類也此例。臧琳曰此傳皆之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下八字作一向讀以傳為目之美以揚為眉上之美以婉兮為清揚之

美婉之於今傳中三婉字是惟於清揚為眉目之間美此以經合

傳時所刪某此說非也君子修老傳之揚眉上廣既眉上而且廣非

既眉上之地廣也故下季傳又云揚廣揚而後角豐滿只為眉上之

地廣何故更云頰角豐滿乎 揚廣傳之目上為名目下為清之目

上視為名目下視為清非既目上之地目下之地也臧氏承郭注亦雅

之從因誤以彼傳物相上之地為揚目下之地為清故清揚不以為

眉目之間而強為之說也又陳無誤傳女廣既下既相遇道我既

兮六字傳本後士徑句而後提提經義復其說之非傳以海近相遇

以道其時能釋這我既兮不合出經文傳例此陳氏以部等例傳
失之

溱洧

序刺亂也兵革不且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亂者士

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某此箋誤也亂即兵革不且男女相棄是也

其東門序同彼之因亂此之刺亂則亂之義之同也

者三篇序言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序言男女

有不待禮而相棄者也皆言男女而不言兵革者彼二篇

下承經言惡行之文則亦言兵革之亂可知故風雨之於二篇序言

亂世也前誤以此經伊其相譖為行夫婦之事

溱与洧方涣之号传涣之春水感也美之仲春三月时冰以释水则涣
涣此某此美自用其仲春特月之说其实不然也传之春水感若说
三月时也汉书沟洫志注引诗方涣之号薛君注曰涣之感歌三月
桃花水下之时正感也此雅集美毛之考然且下文之乘商聘若其
非冰释之时明矣

士崇女方乘商号传商商也美之男女相乘多矣匹偶感春气
益出讹宋若香之草而方淫决之行案自男女相乘以下二十五字
盖皆传文美之二字误衍耳知若上等援周礼中春之月令舍男女
为说是却云注正舍舍令之时不待之感春气益出一也讹宋若香
之草而方淫决之行若重释下文传例多以此美于下相说明之行
夫得之于此不反更之淫决之行二也能有若某传之讹夫有淫

决之志授人以危做人以初不履神美之疑至使宣公有淫者之行
新美传云水所以意行穢反於水上而方淫决之行皆与此句相似
三也吕氏引此数语作传说不误

音观乎士曰况且美之音观乎士与士观於寤间之寤既已也士曰已观
矣未信之也某美舞也^此句情之外为射文说观於溱之外也上传
云溱洧郑雨水名正为水经者信不於寤寤^已何反彼去乎且往

既往溱以下文又云观於寤美之已观矣则以此为说词格文且音祖

往也是毛美又云徐子子胥反是射舞也两家之读与出其东门正
相反

且往观乎洧之外洧行且乘美之也情急故勸男使往观於洧之
外言其土地倍宽大又乐也於是男则往也某美舞也且往

觀子女初婚之外向行其禮遂男子之詞不令女曰士曰未^蒙上文可知
此字情上不云蒙上云女曰士曰此與不云士女皆互切耳
連敘兩者問答故下文以維士子女提之

惟士子女伊其相譖賜之以為華第之伊因也士其女往觀因相與戲
讎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芍藥結恩情也某此等誤也
風云譖浪爰傲淇與之云戲譖字則相譖者只說士女諧爰而深
風之行已完在自何至言及行夫婦之事乎宋傳以知風皆淫詩
詩經其經解初不至此
諸家取之其意^此非相若傳其何彼穠矣傳云伊維也此之云

補出其東門

當作棋文

蒙以^蒙棋之文也^蒙新意蓋改基為^蒙也中或屬鳩傳皆去^蒙之文
融作^蒙之青里曰^蒙有青里文也
也^融文^融馬^融青^融驪^融文^融不^融情^融基^融也^融荀^融子^融性^融惡^融為^融驛^融驢^融驢^融楊^融注^融驪

讀為^融驪^融青^融驪^融文^融不^融情^融基^融也^融別^融馬^融東^融上^融年^融驪^融者^融以^融有^融青^融里^融文^融也^融

基者^融禮^融之^融驪^融故^融亦^融有^融情^融基^融文^融者^融之^融禮^融之^融驪^融是^融棋^融文^融也^融
非解經之

也^融融^融篇^融傳^融若^融禮^融曰^融驪^融棋^融蓋^融棋^融之^融誤^融之^融若^融危^融而^融棋^融文^融也^融
推之以或屬

也^融融^融傳^融驪^融之^融文^融也^融皆^融當作^融棋^融文^融也^融等^融字^融本^融之^融以^融說^融矣^融
有音

也^融融^融是^融其^融也^融故^融融^融之^融基^融之^融文^融不^融東^融上^融年^融驪^融者^融以^融有^融青^融里^融文^融也^融
有音

為^融棋^融則^融其^融禮^融之^融說^融也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list or notes,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continuing the list or notes, located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